

曾经的书信

马小君

我从小学四年级起,就开始写信了。父亲平常工作太忙,根本顾不上写信;母亲尽管参加过扫盲培训班,但也就认识几个字而已。于是,我这个家里的老大,就被赶鸭子上架,拿起笔给河北高碑店的姥姥家写信了,那时是1958年。

最初的通信对象是我的姥爷和老舅。我们那里把最小的舅舅叫老舅。给老家去信,内容主要是问候一下,报报平安,每封信的开头第一句都是“你们近来都好吧,我们很想念你们……”然后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:爸爸每天骑车上班,妈妈也到街道工厂打临时工啦,老大老二上几年级啦,等等。记得当时已80多岁的姥爷回信,都是竖排写的,从左至右。内容更有意思,永远是“外甥小君见字,来信收到,放心。高碑店目前市场,白面多钱一斤,玉米面多钱,大白菜多钱,白萝卜多钱……”落款是“姥爷八十一岁,某月某日”。完全格式化!每次收到他老人家的回信,远在太原的我们就对高碑店的农贸市场有个差不多的了解。老舅是一来信就打听:你们那儿有招工的吗?他想从农村老家出来,到大城市闯荡闯荡。

那时候条件有限,钢笔是奢侈品,所以写信基本上用蘸笔写。自己配的墨水,写的字有粗有细,浓淡不一。记得有一次,我用红墨水给老舅写了一封信,老舅回信批评了我一顿,说,用红墨水给人写信不礼貌,绝交的信才用红墨水写呢。吓得我赶紧用蓝墨水又给他写了封回信,承认了不对。

几年后,老舅成为一名石油工人,先后在辽宁、宁夏、陕西工作,后来转战到天津大港油田落脚,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。他的来信也由家常话的问候,增加了好好学“毛选”、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之类的嘱咐与教诲。老舅的大儿子长大后子承父业,也当了一名石油工人,长年在陕北油田的钻井队野外作业,于是,我们表兄弟又接上茬,继续通信保持联系至今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,我从学校来到矿上。当时,有的同学当兵去了东北,有同事离矿去了西藏,弟弟参军去了新疆库

车……我通信交往的地点也随之扩展,点多面广。

集体宿舍人多手杂,我把通信地点设置到每天用餐的地方“白庄矿回民食堂”。这地址赫然醒目,独一无二,少数民族!所以收发信件安全可靠,也没人敢随意撕扯信封上的纪念邮票。有意思的是,一个在部队的同学收到我的信,他的战友看到后奇怪地问他:“你的同学在矿上食堂工作?当厨师?”弄得同学哭笑不得。

矿机修厂的一个技术员,河北人,刚分配来的大学生,和我关系好。那时,他正和老家沧州的一位姑娘搞对象,两人异地生活,表达情感全靠书信往来。为了保密且保险,他让对象把来信寄到食堂,再由我转交。虽然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,但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,都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人家。

书信的传递拉近了亲朋好友的距离,为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架设了桥梁,同时也给日常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。尤其是在情窦初开的青春岁月,有的信更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、遐想与期盼。记得曾经收到一位异性同学的来信,自己躲在小屋里字斟句酌,看了一遍又一遍,那心跳、那激动过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来。

日月更替,斗转星移。如今,写信、寄信、邮筒、邮票,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随着手机的普及,尤其是短信、微信功能的不断更新换代,人们获得信息更加方便,沟通更加快捷,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——大家几乎都不再写信了,家里也难得找到几个信封。

在熙熙攘攘的收藏品市场,仍有不少人在关注着纪念邮票、特种邮票和外国邮票,更有人在踅摸当年发行的首日封甚至是普通家信信封。尽管年代已去久远,但人们还是觉得它是珍贵的,是有价值的,因为那上面印刻着时代的密码,留存着人们对美好过往的记忆,还有挥之不去的情怀。

儿时岁月里的滹沱河

安少华



儿时记忆里的滹沱河,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,承载着无尽的欢乐、神秘与眷恋。那奔腾的河水、岸边的垂柳、河滩上的细沙,以及河面上泛起的粼粼波光,如同一个个灵动的音符,奏响了我心中的旋律。

滹沱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泰戏山桥儿村一带,一路奔腾,穿越崇山峻岭,流经广袤的平原,奔向远方。它像是大地的血脉,滋养着沿岸的生灵,也孕育了无数的故事和传说。在我的故乡,它就是人们心中的母亲河,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

儿时的我,最喜欢在夏日的午后,跟小伙伴们一起奔向滹沱河。那时候,阳光热烈地洒在大地上,远远地,便能听到滹沱河奔腾的声音。那声音如同雄浑的交响曲,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走近河边,只见河水滔滔,浪花翻滚,河水清澈,可以看到水底的沙石和游动的小鱼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挽起裤脚,踏入水中,感受着河水的清凉和温柔。河水轻轻地抚摸着我们的小腿,仿佛是母亲的手,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安心。

河岸边垂柳依依,仿佛是一群优雅的少女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身姿。柳枝随风飘舞,宛如绿色的丝带,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芒。我们常常会折下一根柳枝,编成一个花环。有时候,我们还会在柳树上寻找蝉蜕,那是蝉儿留给我们的宝贝。

滹沱河的夜晚也格外美丽。当夜幕降临,繁星点点,月光如水般洒落,河面闪烁着神秘的光芒,仿佛是一条通往童话世界的通道。坐在河边,静静地听着河水奔腾的声音,感受着夜晚的宁静和美好。有时候,能看到河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,那是渔民们在夜晚捕鱼。渔火在河面上摇曳着,仿佛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,给夜晚的滹沱河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风情。

古人对滹沱河也多有吟咏。唐朝大诗人李白在《发白马》中写道:“将军发白马,旌节度黄河。箫鼓聒川岳,沧溟涌涛波。武安有振瓦,易水无寒歌。铁骑若雪山,饮流涸滹沱。”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《滹沱河二首》中也分别写道:“过了长江与大河,横流数仞绝滹沱。萧王麦饭曾仓卒,回首中天感慨多。”“风沙唯水终亡楚,草木公山竟蹙秦。始信滹沱冰合事,世间兴废不由人。”这些诗句,道出了诗人对历史运行的感慨和对时事的无奈,也把流淌千载的滹沱铭记于悠远的史册中。

滹沱河承载着我儿时的记忆,是我心中永远的眷恋。如今,每当我回到故乡,我都会来到河边,静静地站在那里,回忆着儿时的点点滴滴。

我知道,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无论滹沱河如何变化,它永远都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,永远都是我儿时最珍贵的记忆。

青石板,石板青

杨立明

星星可不像我那样心急,一副漫不经心吊儿郎当的样子,似乎过年跟它们没有半点关系,甚至还挤眉弄眼地对着我冷嘲热讽。真是气人!

也是在一个秋天的夜晚,我穿着裤衩坐在大队修拖拉机的砖台上看电影。具体演啥不记得了,只记得看到半道就迷糊了,一个盹儿从一米多高的砖台上便栽了下去,差点撞上旁边那棵合抱粗的桐树!等我醒来时电影已经演完,父亲正背着我走在黑洞洞的大街上。不知是感冒发烧糊涂了,还是做梦说胡话,我突然指着天大喊:“星星!星星!”父亲那次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温柔,轻声顺着我的话说:“嗯,星星,星星。咱回去睡,回去睡。”那是我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背我,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星星的温暖。

“青石板,石板青,青石板上钉银钉。”

长大后,我曾多次想起这则谜语,也曾无数次遥望星空萌生过美好的梦幻。可现在,我不再对星星们有任何期盼和抱怨。毕竟,它们一个个都自成体系,比太阳不知大多少万倍,距地球更不知多少万光年,也都有各自的一大堆事要做,谁又顾得上谁呢?



“青石板,石板青,青石板上钉银钉。”

夏夜的院子里,母亲一边摇着蒲扇为我们驱赶着蚊蝇,一边让我们猜谜语。我和二哥你看我我看你,抓耳挠腮半天猜不出,直到一旁的父亲用手指了指天。

那时的我们,真希望有颗“银钉”能掉进自家院子里,然后拿它去换了钱,买好多好多的小人书、买好多好多的好吃的啊!可我清晰地知道,那只是夏夜里的一场梦幻。

没钱买小人书,也吃不上好吃的,便只好每日盼着过年了。当家家窗玻璃上结满了冰花,小孩子们的手脚、耳朵上也都起了冻疮,年就快到了。瑟缩在被窝里辗转难眠时,还是禁不住地问母亲:“妈,多会儿就能过年啦?”摇曳的煤油灯下,母亲的身影映在墙上,她一边“嗡嗡嗡”地纺着棉花,一边瞅瞅我叹道:“唉,那得看天。老人们不是说了,参(指参星)照(正的意思)啦,年到啦,老子恼啦娃笑啦。”那时,我不知母亲为啥提起过年总要唉声叹气,更不知年到了为啥每个“老子”都要“恼”。只是从此便每晚看天,留意天南边那三颗参星的位置。